

克尔凯郭尔文丛

中国工人出版社

●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
封宗信 译

非此即彼



非 此 即 彼

——生活的一个片断

【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 著

封宗信 等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此即彼/(丹麦)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 S.)著;
封宗信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10
(克尔凯郭尔文丛)

ISBN 7-5008-1957-9

I. 非… I. ①克… ②封… II. 克尔凯郭尔, S. (1813~
1855)-哲学理论 N. B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0231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通县鑫欣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1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出版说明

- 一、鉴于克尔凯郭尔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我们策划出版了本文丛，以期较全面地向中国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介绍这位不凡的思想家。
- 二、文丛收选克氏各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并陆续推出。
- 三、在译文水平上，我们与每部著作的译者共约严守“信、达、雅”的原则，宁缺毋滥，以为学术、为读者负责。请读者以这个原则监督我们。
- 四、当代有影响的青年学者刘小枫博士为本文丛作了总序，并为本文丛提供了大力支持和非常好的建议；他关于 Kierkegaard 的译法建议，我们保留在他的总序里。本文丛的译者也都为博士。他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各为自己的译著写了导读性的序言。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1997 年 7 月 16 日

总 序

每一时代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结构，并充满张力，即由不同的思想信念构成的张力，它推动着思想的发展，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想结构，就得了解其中的张力，了解形成思想发展的时代动力的资料。

就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思想而言，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性张力之一。的确，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是依情绪思想，以散文体写作的思想家，唾弃思辨哲学体系，注重思想的个体性生存实在感，有时甚至哽咽著述说切身的思绪；两人身体的都不好（尼采体质虚弱，克尔凯郭尔腿有先天之疾），而且敏感得很，与女人也都有特殊的距离（独身）；他们两都看不起群众式的人，对伦理式的生活样式没有信心甚或感到愤慨或绝望。哲学对这两个人来说，不是冷漠的、与己身无关的思辨，而是纯然属我的倾情，这两位思想的世纪天才把思想从年逾千异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交还给纯然偶在的个体，以致有时他们的身体也不堪承负。凡此种种，都可谓思想的现代性事件：思想被引向个体的生存差异，成为偶在的个体的我在呢喃，哲学言述不再围绕普遍性知识，而是缭绕着“这一个人”。

然而，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品质却又判若云泥，绝然是两种生存信念的表达：尼采恣情，克尔凯郭尔羞涩；尼采崇生命

的强力，克尔凯郭尔惜生命的脆弱；尼采纵情审美的人生，克尔凯郭尔纵身上帝的深渊；尼采对女人既惧又恨，克尔凯郭尔对女人既羞又惜；尼采呼吁残忍，克尔凯郭尔赞颂牺牲；尼采的文体恣肆，时有神智不清的夸张，克尔凯郭尔的文体沉郁，时有简朴温情的反讽；尼采与克尔凯郭尔尽管都属非理性思想家，但非理性的含义在两人那里绝然异质：前者厌苏格拉底，后者崇苏格拉底，就是证明。概言之，尼采与克尔凯郭尔都看到“虚无”和“主义”的来临，并力图抵抗之，却基于截然不同的个体心性编织出截然不同的思想。无论如何，两人的思想构成的张力，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嬗变和现代性问题的突进，都是决定性的。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尼采和克尔凯郭尔都已进入汉语文化界，但汉语知识人很快就亲近尼采，诠释尼采者趋之若鹜，对 Kierkegaard 一直陌生，未见过有哪位文化名人亲近过他，甚至迄今此人之名的汉译乃显无措：克尔凯郭尔、基尔克加德、基尔克哥、祁克果、齐克果，不知何是。按丹麦文，Kierkegaard 意为“教会园地”，按音译规则再加寓义译法，当为“基尔克果”；其人一生乃依基督信仰克服个体偶在之不幸和近代思想之舛谬的生命之果，带着自己个体偶在不知名何的颤栗和不安，走出了教会园地。可以说，路德把基督教带出了帝国式的教会，克尔凯郭尔把基督教带出了民族国家式的教会（“亚伯拉罕的事业与整个民族的大业无关”），以致社团性的基督教信仰重新成为个体性基督信仰（“信仰即是这样一种悖论：单独的、个体性的比普遍性的更高”）。在如此信仰中，个体的偶在性比历史的必然性更值得看重，无论这历史必然性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是尼采的永恒复返的巡回。

为什么汉语中国思想界偏爱尼采，而非克尔凯郭尔？这是否反映出汉语思想的某种结构性气质？在汉语思想者家谱中，据说

可以找到与尼采同气质的人——庄周，但迄今还找不出一个与克尔凯郭尔同气质的人。若果如此，克尔凯郭尔思想就会滋补汉语思想的体质。可以设想，当年王国维先生读的若是克尔凯郭尔，其人间词话的写法就会不同。无论如何，克尔凯郭尔思想之在是对每一当下属己的个体之生存脆弱的痛惜。汉语思想界只知尼采而不知克尔凯郭尔，不仅对现代性思想结构的了解是残缺的，更重要的是，对属己的生存在性的理解是贫乏的。在我看，与克尔凯郭尔交往，更重要的是个体自我理解的更新。

1991年春，我应邀访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与该校的东亚系和克尔凯郭尔研究所的学者讨论过克尔凯郭尔著作的汉译问题。当时，国内克尔凯郭尔汉译著作寥寥无几，就我所知，较早的克尔凯郭尔文集是“历代基督教名著集成”中的一卷《祁克果的人生哲学》（香港基督教文艺版1963，500页），由思想史大师Karl Lowith指导选目，颇有特色（如关注其政治思想）。可惜汉译文笔不堪读。翻译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对汉语思想是一考验：思想气质和语文品质的考验。牟宗三读不通克尔凯郭尔，何足怪哉？据我自己的感觉，译克尔凯郭尔是一种精神的励炼。

近年来，国内和台湾学界已有克尔凯郭尔的专著、语录和日记的汉译数种，可惜未见系统，诸多要著迄今未有译本，牛宏宝博士策划《克尔凯郭尔文丛》有助于全面了解这位思想家，并触及个体生存心性的重生，值得欣赏；盼文丛能推动基尔克果思想研究，则克尔凯郭尔的汉语生存事件可望焉。

刘小枫

1997年7月16日于上海和田路

中译本导言

索伦·克尔凯郭尔 (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是十九世纪丹麦神秘主义哲学家, 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是一位精力过人、才华横溢的隐居作家, 萨特曾称他是一位漂亮的文体琢磨高手。他的一生虽然短暂, 但经历非凡, 著作颇丰。本书是他 1843 年出版的《非此即彼》(Either/Or) 第一卷。他的作品像他这个人一样古怪、难以揣摩, 大多以假名出版发表。他不承认自己是本书的作者, 在该书的《序言》中先以一个好事的编者维克多·埃里默塔的身份出现, 讲述了这部稿件的来历, 对这两套“文集”进行了出神入化的伪装, 以巧妙的写作手法对文稿做了独具特色的介绍。他借编者的笔写道, 这些原始文稿无论从外部特征还是从内容体裁上看, 完全出自风格迥异的两位作者之手。他花费了很大功夫搜寻有关作者们的蛛丝马迹, 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因此只好以甲、乙代称之。第一类文稿是甲作者写的“长短不等的美学论文”; 第二类文稿是乙作者写的“两篇较长的和一篇较短的伦理学论文”。他只好按原来的样子出版成两卷。本书的最后一篇是 1842 年 4 月写成的, 全书的编者序言是同年 11 月才完成的。很明显, 他的编者序言是最理想的导读。

克尔凯郭尔富有诗意的独特写作风格体现在他各类著作上。他的作品如诗如画, 既有哲理深邃的寓神学、美学、伦理学、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于一体的论文, 又有风格独特、极富表现力的

文学作品。文学交流模式的偏离常规大多表现在文本的语言特色上，而克尔凯郭尔的偏离常规还表现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上。他在作品中运用多层次叙述者以拉大自己与读者的距离，以简短得奇特或冗长得令人近乎讨厌的语言表达手法这一点从他悬殊的篇幅差异和长短相间排列的文章及其题目和整个书名可见一斑。有些一语道破己之欲言，有些不可思议地文不对题，令人不知所云。他在编者的《序言》中宣称作者甲写的是论文，然后又承认其中有一部（由日记和书信构成的）小说。他一方面遮遮掩掩，以局外人的身份不露声色地误导读者，声称有些话语也许是原稿作者的，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另一方面他又毫不迟疑地“揭穿”伪装，给读者指点迷津，以一个火眼金睛的评论家口气写道：不承认自己是作者而只是编者，这是小说家的惯用伎俩。这种充满悖论、为他人之不为、言他人之不言的风格，使人会感到他身上那种和谐的矛盾和矛盾的和谐。这也许正是他创作的高超技巧所在。

许多近现代作家在选定书名或文章标题时采用离奇的手法以获得特殊效果，如给诗歌用小说或杂文常用的手法选择标题，把小说称为历史文献、书信传记或日记，这些手法与文学史上并没有很大分量的戈氏没有太大差别。鲁迅 1918 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和 1921 年发表的《阿 Q 正传》之标题效果不言自喻，前者并非常规的日记，后者并非常例的传记，而都是小说。在写作手法上，作家也跨越体裁规范，使他们的作品以奇特见长。英国女作家赫胥黎（E. Huxley）的《赤壁荒谷》和出生在俄国的美国作家纳波可夫（V. Nabokov）的《洛丽塔》等都是小说，但却是用日记体写成的。书信体小说也不少见。马克·哈里斯（Mark Harris）1959 年发表的小说《醒来吧，蠢家伙》就是典型的例子。生活中的日记和信件一般不是为了公开出版而写的，信息接受者往往也是信息接受者自己，或者是信息发出者特定的某个接受者。但日记体和书信体文学作品却是为广大读者创作的。生活中的日

记和书信往往是作者死后才发表的，而日记体和书信体文学作品却不尽然。这种文学作品模仿生活中的日记和书信的特点，似乎不是为了与读者见面而写，作者们几乎一致地先说明日记或信件的来历，貌似轻描淡写实则刻意地流露自己的创作动机，颇煞有介事地误导欲使读者信以为“真”。读者会看到，这些作者往往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角度，声称是非常意外地得到了这些材料，或者说是以不可告人的手段偷看到它们并抄录下来。并会说些类似于事后不免有某种良心发现，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负疚和不安等等的话，同时又能找出一大堆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客观理由。他们会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对文稿做任何修饰加工，而是原封不动地复制或者翻印着别人的东西。

克尔凯郭尔把这些手段早已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他以无名作者“我”在《性爱或音乐性爱的诸阶段》里写了洋洋洒洒的“无关宏旨的引言”；在《影子戏》的开始又发表了“即席致词”；在《勾引者日记》的日记前类似引言的部分，又以那个无名的手稿作者——甲的口气讲述了日记原稿的来历。在非常偶然的机会有一个向来谨慎但一时疏忽的人未上锁的写字台抽屉带着犯罪感偷看到这部日记，并把它抄录了下来，并“按原样整理出来……”。他通过《序言》中的“我”（编者埃里默塔）再通过不同的手稿作者“我”（无名氏）在向他的读者讲话。他自己也“看出”是一个个作者套在一起的，像一种中国魔盒，可以层层打开。最典型的还要属那个日记：这里不但有无名作者甲，还有日记作者“我”（约翰尼斯），信件作者“我”（约翰尼斯）与“你”（科迪莉亚）或“我”（科迪莉亚）与“你”（约翰尼斯）。当我们阅读该作品时，难以忘记这是克尔凯郭尔通过不同的作者在向他的读者讲着心里话。很显然，作者通过一层层“作者”写这些日记，心中的读者不是约翰尼斯，也不是他自己，更不是他所追求的姑娘；约翰尼斯与科迪莉亚之间的信件，也并非他们两个互为读者，而

是1843年后拿到装订成册的书的广大读者。因此，本书实际上是克尔凯郭尔的散文诗和日记书信体小说组成的集子。

《性爱或音乐性爱的诸阶段》是一部从莫扎特的音乐谈到人生、爱情以及命运的偶然性的长篇议论。克氏在并非引言的“引言”部分，由荷马与史诗题材的关系谈到莫扎特的《唐·璜》之不朽，谈到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思想的抽象或具体与多种表达的可能性之关系，媒介的具体性与多种表达的可能性之关系，作为媒介的语言和音乐所独有的特点，直接性爱与音乐性爱，又回到《唐·璜》所表现的思想与其形式色完美统一……他列举了无数个“那些……的东西”都会被人遗忘，只有莫扎特的音乐才会流传千古，因为它在所有的艺术经典之作中独占鳌头。当你读到一个自称自己“不懂音乐”，承认自己是音乐“外行”的哲学家和美学大师踏着优美的旋律跳着世界上最优美的舞蹈，而把他至关重要的论文开篇冠以“无关宏旨”时，你会发现，任何别的导读性介绍都是拙劣的和多余的。

《影子戏》是克氏标为“一次心理学娱乐的讲演”的议论文。他在“即席致词”中，由欢乐与悲伤的本性出发，探讨了主题的艺术表现与艺术再现的关系。他以哲学家、散文家独有的风格表现了三位被勾引的少女对自己的困境所进行的反思。这三位少女是歌德的《格拉维各》中的玛丽·博马舍、克鲁斯修改的歌剧《唐·璜》中的唐娜·艾尔维拉和歌德的《浮士德》中的玛格丽特。

《初恋》似乎是克氏为法国剧作家斯格里博的独幕喜剧《初恋》撰写的一篇剧评。他从文学创作与灵感和偶然的外部环境的关系，探讨了灵感和机遇的统一体，对“机遇”作了独到的精辟论述，并说明了他写这篇评论的“最理想的原因”。在对剧本和演出的详尽评述过程中，以叙事加议论的手法对该剧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性评论。我个人以为，克氏的这篇剧评与普通剧评的不同之处是，即使你未读过斯格里博的原著或未观看过这出独幕剧的任

何演出，仍然能从克氏的评论里欣赏到斯格里博的高超艺术。但本文中克尔凯郭尔自己的思想和艺术比斯格里博剧本的艺术魅力更吸引读者，因为克氏融小说与艺术评论于一体的天才使他这部剧评成为一首不依赖于任何文本的散文诗。因此笔者深深感到，对他的任何介绍性的文字都是无用的，会像“多余的扉页”，在装订书时是要被撕掉的。

《勾引者日记》是一个深谙女性心理，勾引姑娘的高手、诱惑者和教唆犯的日记。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勾引”既指读者会自然而然联想到的浪荡公子对有夫之妇的那种勾引，又指使一个良家妇女或窈窕淑女开始堕落的那种引诱，也指使人误入歧途难以自拔那种意义上的诱惑和教唆。他的这种教唆和引诱主要是精神上的，以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占有他追求的对象。了解克尔凯郭尔的读者肯定知道他在1837年至1841年期间的个人婚恋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部日记是他自己精神经历的真实写照。1837年5月，正在上大学的克尔凯郭尔遇到了生活中科迪莉亚的姐姐——里贾纳·奥尔森，并深深爱上了她，之后便单相思了整整两年。1839年9月，他向奥尔森表露了长期以来埋在心里的爱，奥尔森第三天便抛弃了男友同意与他订婚。订婚后，克氏发现自己心中的完美原来是一场虚幻，并陷入深深的痛苦，终于在两年后设法解除了婚约。奥尔森曾极力挽救这场婚姻，甚至哀求他，但他最终未能改变主意。但在正式解除婚约后，他又发现自己仍在深深地爱着奥尔森，期望与她重归于好……

日记的主人公约翰尼斯看来是个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青年，用尽全部心思，千方百计但不动声色地迂回接近，欲擒故纵地引诱自己好友的心上人科迪莉亚，在精神和心理上占有了她，在与她订婚后又想方设法迫使她主动提出解除婚约，达到抛弃她的目的。克尔凯郭尔通过约翰尼斯对科迪莉亚的勾引、教唆和诱惑过程，生动地演示了人生三个阶段：审美、伦理、宗教阶段。他

散文风格的独特个性使该日记既是严肃的爱情辩证法，又不失为一部优美的虚构文学作品。

翻译是作为个体的译者自己对翻译对象的理解与表达。文学翻译的情况更为复杂，译本只能说是对原文本的理解和跨语言阐释。因为译者首先是读者，所以严格地说，最“忠实”于原文的译者，他的译文也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原文的一种理解和他对文本的一种阐释。恰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文本（原文和译文）。即使现代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尖端的复印机也无法复制出与原件完全相同的副本。索伦·克尔凯郭尔的文风独特，语言晦涩，选词技巧高超，内涵丰富，句法变化无穷。读他的文章，有时使你感到像徜徉在鸟语花香春光明媚的田园小路上，有时使你感到像在皎洁的月光下躺在乡下幽静的湖面上一只随着微风漂泊的小船上，使你心旷神怡，甚至诗兴大发；有时使你感到像坐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的一只游艇上，一会儿把你推上令人目眩的浪尖，一会儿又把你滑到波涛的幽谷，令你或者激动不已，或者恐惧颤栗甚至不知所措的感觉。他的句子有时只有一个词，有时是连换气号和休止符都找不到的整整一大段。他有时整段整段地用并列词组，有时整段整段地用分号隔开并不完整的句子。该书的英译本译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大卫·F. 斯文森夫妇1958年曾说，克尔凯郭尔笔下有最佳段节，也有最糟糕的段节。让克尔凯郭尔讲出地道的英语确非易事，部分原因是两种语言的差异，更重要的原因是克尔凯郭尔遣词造句的怪诞性。他的文笔有时优美至极，有时甚至连丹麦人也头痛不已。正是他的怪诞和有时候能写出令人震惊的连丹麦语法学家和语文学家也揣摩不透而懊恼不堪的蹩脚句子，才使他成为丹麦一流的散文作家。

让克尔凯郭尔的笔下生出地道的汉语更非易事。本书译者们深感理解和汉译克氏之不易。虽然在做了一定研读的基础上，字

斟句酌，但是唯恐因功力不足而不能把自己体会到的克尔凯郭尔呈献给读者。承蒙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牛宏宝博士对译此书之难的理解，几次放宽交稿期限，使译者得以反复推敲定稿。虽然如此，难免对这位思想家和语言大师的杰作有误解和误译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封宗信

1996年9月

于北京大学

原 序

维克多·埃里默塔

亲爱的读者：我想知道您是不是没有感到有必要稍稍怀疑一下外在即内在，内在即外在这句熟悉的哲学格言有多大正确性。也许您心里藏着一个秘密，一个甘苦与共的秘密您又觉得太珍贵而不愿意讲出来给大家听。也许您的生活使您接触到过某个曾使您怀疑过的人身上有某种真实的东西，即使您无论软硬兼施也无法套得出他的秘密。也许这两种设想对您和您的生活根本讲不通，但您又对这个怀疑并非完全不知道；它不时地像个影子一样在您的脑际一闪而过。这种怀疑来如风，去无踪，没有人知晓它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晓它去了哪里。就我来说，我对这个哲学观点持异端态度，因而早已使自己尽可能地习惯于进行这方面的观察和探询。我从与我这方面观点一致的作者那里寻找指导；简言之，我已竭尽己之所能来弥补哲学著作中的这一不定。

逐渐地听觉成了我最喜欢的感官；因为声音所揭示出的内心非外表所能比，所以耳朵就成为领悟内心本质的工具，听觉就是盗取这种内心本质的感官。那么，无论何时当我发现所见与所闻之间有矛盾，我就发现这种怀疑得到证实，我对这个问题调查的热情就得到激发。在忏悔室里，神父与忏悔者被一个帘子隔开；他

看不见，只听得见。他一边听着，一边勾勒出一幅与他听到的声音对应的外表。因而他就感觉不到这种矛盾。但是，如果您边听边看的话，即使您看到自己与那个讲话的人有一道帘子，情况就大不一样。我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有时候受命运的宠幸，有时受冷落，人在自己的道路上要取得成果就得有好运气。但是我从未失去继续调查的欲望。每当我对自己的执著感到懊悔时，一种意想不到的成功会对我作出的努力进行回报。正是这种意料不到的一丁点运气以一种非常好奇的方式使我与这些论文难舍难分，而且有幸把它们展示给读者。这些论文给了我一种洞察力，使我了解两个人的生活，证实了我的预感：外在并非内在。这对其中一个人来说尤其如此。他的外在生活方式与内心生活完全大相径庭。在一定程度上另外那个人的情况也一样，只是他把一个更为显著的内心本质完全掩盖在一个有几分平常的外表下面。

但我还是依次往下讲，讲一下我是怎么得到这些论文的。那是七年前的事，我在本镇的一家商店里第一次看到一张一见难忘的写字桌。它的制作样式显得古气，使用了很长时间，但还是令我着迷。我根本解释不清为什么有那种印象，但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有过类似经历。我每天要经过该店，而且一天也不误地要停下一会儿大饱一阵眼福。慢慢地这就成了我的定律；我每天得去看，如果哪一天我有别的事，也得不辞辛苦绕道去看一看。我越看越想拥为己有。我明白这是个奇怪的欲望，由于这件家具对我毫无用处，而且买下来要花很大一笔钱。但欲望是一种很复杂的激情。我找借口走进这家商店，问问其他东西的价格，当我要离开时，漫不经心地给店主开一个非常低的价要买写字桌。我认为他可能会接受这个价的；那么机遇将在我的手里。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钱的缘故，而是为了安慰我的良心。这个计划彻底失败了，店主一分不让，态度异常坚决。我继续每天经过这个地方，用爱慕的眼

光端详着那张写字桌。“你该下决心才是，”我心里想，“要是卖出去的话，就来不及了。即使你有幸再次得到它，你永远不会有以前那种感受了。”我的心狂跳着；然后走进商店。我按价买了。“这回只能是，”我想道，“你这么奢侈的最后一次了；你能买到它的确算有运气，因为现在你每次看它时就会想你花钱是多么大手大脚；买了这张写字桌后你生活中会一定有一个新阶段开始。”哎呀，欲望是最具雄辩力的，会使人轻而易举地作出上好的决断。

那张写字桌放在我公寓里显眼的地方，在我热恋它的最初阶段，我从街道上盯着它看，得到极大的快慰，所以我现在就呆在家里，从它前面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一点点地我对它的复杂结构、一层层抽屉和暗格了如指掌，因此为我这张写字桌高兴至极。但是，事情总会变的。1836年夏季，我把事情安排妥当准备去乡下一个星期。马车约好是早上五点的。先一天晚上把必要的行李早已打好，一切准备就绪。我凌晨四点就醒来，但是，要去美丽的乡下这件事使我陶醉得又睡了过去，或者说进入了梦乡。我的仆人当然想让我尽可能多睡些时候，直到六点半才叫醒了我。赶车的人已经在吹着号角，尽管我除对邮差和他的乐曲旋律总是以礼相待外，对其他任何人的发号施令置若罔闻。我快速穿好衣服走到门口，突然想起一件事，你带足够的钱了吗？真还没带多少。我打开写字桌上带的书橱准备从放钱的那个抽屉取钱。当然怎么也打不开。用什么办法也不行。越急反而越糟。恰在这时，我的耳际荡起了邮差那诱人的音符，真是左右为难！我只感到一股怒气直冲脑顶。就像艾克瑟克斯下令鞭挞大海一样，我也决定搞一次可怕的报复。我要来一把斧子，拿起斧子哗啦一下就挥了下去，看也不敢看。不知是我怒气冲冲之时砸错了地方，还是那个抽屉像我自己一样地执拗，反正我没有达到预料的结果。抽屉丝毫未松动，打不开还是打不开。但是另外一件事却发生了。不管是我这一击砸准了地方，还是这一击震动了写字桌的整个框架，我不